

中国古典名著

潜书



中国古典名著

⑤①

主 编 齐豫生 夏于全

潜 书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名著/齐豫生,夏于全主编。—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3

ISBN 7-5385-0392-7

I.中... II.齐,夏 III.古典名著-中国 IV.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1887

中国古典名著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字数:5000千字

印张:400 2006年3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套

ISBN 7-5385-0392-7/I·405

定价:1280.00元(全60册)

目 录

上篇上

辨儒	(1)
尊孟	(4)
宗孟	(5)
法王	(7)
虚受	(9)
知行	(10)
性才	(11)
性功	(15)
自明	(17)
充原	(19)
居心	(21)
除疾	(22)
病获	(23)
悦人	(24)
恒悦	(25)
七十	(27)
无助	(29)
思愤	(30)
敬修	(31)
讲学	(33)
劝学	(34)

上篇下

取善	(36)
有为	(38)

良功	(39)
格定	(41)
去名	(44)
五经	(46)
非文	(47)
知言	(48)
鲜君	(49)
抑君	(50)
得师	(52)
太子	(54)
备孝	(55)
明悌	(56)
内论	(57)
夫妇	(58)
居室	(59)
海子	(60)
善施	(61)
交实	(63)
食难	(64)
守贱	(66)
独乐	(66)
养重	(68)
居山	(69)
贞隐	(70)
大命	(72)
破祟	(73)
博观	(74)
下篇上	
尚治	(75)
富民	(79)

目 录

明鉴	(81)
考功	(82)
为政	(84)
存言	(85)
权实	(86)
格君	(89)
任相	(91)
善功	(93)
远谏	(94)
卿牧	(96)
善任	(100)
省官	(101)
制禄	(103)
达政	(104)
更币	(105)
匪更	(107)
用贤	(108)
六善	(109)
恤孤	(111)
善游	(112)
主进	(114)
梏政	(115)
下篇下	
惰贫	(117)
教蚕	(118)
省刑	(119)
名称	(120)
除党	(121)
贱奴	(124)
丑奴	(125)

去奴	(125)
耻奴	(127)
女御	(128)
吴弊	(129)
全学	(129)
五形	(133)
审知	(136)
两权	(138)
受任	(141)
利才	(143)
仁师	(144)
室语	(147)
止杀	(148)
厚本	(150)
有归	(152)
潜存	(153)

上篇上

辩儒

佛者大瓠过唐子之门而人问焉。唐子喜，炊麦食之，而与之言终日。

大瓠曰：“子，天下之明辨之士也，然而未学道也。”

唐子曰：“学道何如？”

曰：“儒者，世之宗也；身者，人之表也；心者，事之本也。君子欲易世，必立其宗；欲正人，必端其表；欲善人，必务其本。讽诵‘三诗’，定卦，索象，秉《礼》，道《书》，合《春秋》之邪正，皆所以闲身也，皆所以养心也。审人伦之则，探性命之微，根于诚信之地，而往来仁义之涂，尧舜虽远，趋焉如蹶其迹也，立焉如合其影也。若斯之人，生为生民之师，死配先师之飨，法言矩行，流于无穷，岂非有道君子哉！此古之人所以日夜孳孳，至于老死不倦也。”

唐子曰：“子之言信美矣。虽然，圣贤之言，因时而变，所以救其失也；不模古而行，所以致其真也。昔者先师既没，群言乖裂。自宋以来，圣言大兴，乃从事端于昔，树功则无闻焉。不此之辨，则子之美言，犹为虚言也夫！”

大瓠曰：“自宋及明，圣言大兴，百家尽灭，不误于异闻。大贤先生，高世可法，功为不少矣，而子独以为无功者，是何说也？”

曰：“吾闻鲁哀公之时，齐人大兴师伐鲁，季孙立于朝，属诸大夫谋帅焉。诸大夫皆曰：‘冉求可使也。’于是季孙举以为将，与齐人战。冉求不能将，鲁师大败，丧其戎车三百乘，甲士五千人。季

孙欲诛冉求，冉求惧而奔楚。已而田常欲伐鲁，子贡请出救鲁。仲尼止之曰：‘吾道奚为此也！’子贡不听，往说吴、晋之君，因齐以存鲁。吴晋之君弗信也，而反私于田常。田常大怒，以子贡来诛。师薄于门，鲁之君臣系颈请降，献三邑以解伐，而后田常乃释之。当是之时也，鲁几亡。”

大瓠惊曰：“吾于书传未闻此也，子于何而闻之也？”

唐子曰：“更有于此：昔者宋国日蹙，窜于吴越，其后诸儒继起，以正心诚意之学匡其君，变其俗。金人畏之，不敢南侵。于是往征之，不戮一士，不伤一卒，不废一矢，不刺一矛。宋人卷甲而趋，金人倒戈而走。遂北取幽州，西定西夏，东西拓地数千里，加其先帝之境土十二三焉。子闻之乎？”

于是大瓠乃大笑曰：“甚矣子之为戏也！”

唐子曰：“非戏也，请为子正言之可也：求、赐之学多疾，宜若无功者；诸儒之学，如锡百火，可为百世师，宜若有功者。然而得失相反，功业相远也！吾尝宦于长子矣，闻上党之参，天下之良药也。命医献之，其形槁然而长，其色垩然而白，曰：‘是物之生，其变也久矣，食之虽亦有补，而不能起羸弱之疾。’异哉！一山谷，一根叶，一雨露，昔为良药，今非美草。古之儒，昔之上党之参也；后之儒，今之上党之参也。”

大瓠曰：“吾闻儒者不计功。”

曰：“非也。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则舜不必服有苗，汤不必定夏，文武不必定商，禹不必平水土，弃不必丰谷，益不必辟原隰，皋陶不必理兵刑，龙不必怀宾客远人，吕望不必奇谋，仲尼不必兴周，子舆不必王齐，荀况不必言兵。是诸圣贤者，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妇乎？子曰‘心者事之本也’，请为贵本之之譬：彼树木者，厚壅其根，旦暮灌之，旬候粪之。其不惮勤劳者，为其华之可悦也，为其实之可食也。使树矣不华，华矣不实，奚贵无用之根，不如掘其根而场之。惟心亦然。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木之有根，无长不实；人之有心，无运不成。若今之为学，将使刚者韦弱，通者圉

拘，忠信者胶固，笃厚者痹滞，简直者丝棼。天实生才，学则败之矣。”

大瓠，儒者也，好学多闻。善为“楚骚”之辞。其父不得其死，遁于佛以免难者也。他日，唐子往见焉，欲有所言，使权之也，乃大瓠则病且死矣。

正心诚意，学之本也。古之人正心诚意，则为圣人；后之人正心诚意，则为拘儒。治心之道，曰毋利而思义，毋诈而主诚。义则一义，诚则一诚。诚一也，然有分焉。毋以义与利辨，以义与义辨；毋以诚与诈辨，以诚与诚辨。鸡卵素，雉卵文，此易辨也。鸡卵与鸡卵则无辨。其方伏之时，视之无象，揣之无形，岂有雌雄之分哉！然雌雄则已异矣。伏雄者为圣人，伏雌者为鄙儒。有宋襄之义，有文王之义，有尾生之信，有季路之信，奚必战于泓而后为襄公，战于崇而后为文王哉！其终日默坐，终日事事，终日读书，思之所注，心之所存，宋襄、文王之分已种于中矣。未有伏雄成雌，伏雌成雄者也。

心之动也，有爱恶是非之用，有忠信仁义之道。有用之信必不愚，有用之仁必不懦，有用之义必不固。别若黑白，人未之知，己自知之。阳者伏于穷亥，萌于微子，是震雷澍雨之根也；信者不欺仆妾，不欺童稚，是驯暴服蛮之根也；仁者不忍庖厨，不伤蛰宿，是泽覆四海之根也；义者不贪利，不蔽爱，不徇恶，是诛暴乱定天下之根也。君子既得其根，又善其养也。善养则根生，不善养则根腐。

丹溪者，昔之良医也。治不得前洩者，助其阴，餌以黄檗、知母，乌知其用桂三分也！心，灵物也；不用则常存，小用之则小成，大用之则大成，变用之则至神。不可使如止水，水止则不清；不可使如凝胶，胶凝则不并。

昔者蜀之蒋里有善人焉。善善而恶恶，诚信而不欺人，乡人皆服之。有富者不取券而与之千金，贾于陕洛，以其处乡里者处人，人皆不悦。三年，尽亡其赀而反。斯人也，岂不诚善哉！为善而亡人之千金。何则？水止而胶凝，无桂以道之也，此所谓不出乡里之善也。

昔者阳明子方少，有后母而数行不善也，阳明子忧之。女巫来，阳明子使告其母曰：“今者有神与我言，母毋为不善！为善降之福，为不善降之祸。”于是遽改其行，一朝而为贤母焉。是谓以狙待亲，君子病之。乃他日用是道也，以奇用兵，而成禽宁定渊之功，治心之用，于斯可见矣。

尊孟

固哉程颐！孟子曰：“我，圣人也。”而颐也以为非圣人也。

古人多实，今人多妄；是故古人自知，今人不自知。子路之才千乘，冉求之才七十，其自许者，仲尼亦许之。昔者公孙丑问于孟子曰：“夫子其圣矣乎？”孟子曰：“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不自谓不圣，而谢之以孔子所不居也，盖亦不敢自居焉云尔。丑未之达也，曰：“然则夫子安于颜渊矣乎？”曰：“姑舍是。”夫道之进也，舍其过迹；阶之升也，舍其过级。舍之者，过之也。过乎颜渊，是何人也？

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乌知其见麟则伏也！麟，善兽也，可以手挽其角而指数其牙。人之视之，谓是虎之肉也，而不知其能伏焉者，麟虎未相遇也。圣人，麟也；奸雄，虎也。世无圣人，或有圣人而不用，是以奸雄无所于伏而霸天下。

昔者孟子之世，天下强国七。秦孝公发愤于西陲，布恩惠，振孤寡，招战士，明赏功，西斩戎王，南破强楚，虎视六国，狙以济之。六国之人，君臣危惧，异谋并进，西向以待秦。燕昭王笃于用贤，韩昭侯明于治国，赵武灵王以骑射雄北边。苏代、陈轸之属，奇计莫测；白起、赵奢、乐毅之属，神于用兵，所向无敌。当是之时，人皆习兵而熟战，以甲冑为衽席，以行阵为博弈。智谋之士，率而用之，张军百万，转战千里，伏尸满野，血流漂卤。七雄并角，其势不能相下。论者审当时之势，以为虽太公复生，不易定也。乃孟子则曰：“以齐王，犹反手也。”王之者，必使秦孝、燕昭、赵武灵这属，籍其土地人民之数，稽首为臣，诛赏惟命；白起、赵奢、苏代、陈轸之属，杜

口而不能谋，投戈而不敢校；化狙为良，柔雄为雌，而后天下可定，齐可王也。呜呼，岂不神哉！非圣人而能若是乎？

天下莫强于仁。有行仁而无功者，未充乎仁之量也。水能载舟者也；其不能载舟者，水浅也。仁能服人者也；其不能服人者，仁小也。仁之大者，无强不顺，无诈不附。谓仁胜天下，鄙人皆笑之。夫愚者见形，智者见心。礼揖不格刃，儒服不御矢，形也。刃不我刺，反为我操；矢不我伤，反为我发，心也。

战国致形，圣人致心。何以见其然也？天下有心至而身不能至者四辈：孺子在幼，妇人在内，黎民在土，三军之士在将。此四者，恃以为国者也，然心至而身不能至者也。贤才者，四者之舟车也。去之，则四者皆去而国亡；归之，则四者皆归而国兴。

是故圣人之得人心，自贤才始。请于一室之中设为两国之形：相彼之国君疑臣猜，征烦法峻，老幼饥寒，夫妻离散；此之国，君明臣忠，上下和易，老幼饱暖，养生送死无憾。彼白起、赵奢、苏代、陈轸之属，其从彼国乎，其从此国乎？彼数子者，亦欲得君就功，置田宅以遗子孙耳，岂尔处不测之朝，取难保之富贵哉！其来归恐后，无疑矣。贤才既归，彼秦孝、燕昭、赵武灵之属，断臂折翼，不能自立。叛则为禽，归则为侯，岂待计哉！“反手”之言诚然也。

孟子之道，在养气而不动心。今夫足之所履，衡不及二寸，纵不及七寸，二寸七寸之外，皆余地也。彼度山之梁，广若二三尺，岂不能措足哉！然下临千仞不测之渊，使怯者过之，则惊眩而欲坠。非足弱也，心不持足也。冶人致风之器，南方以桡，北方以橐。挈其橐而鼓之，则风劲火烈，熔五金，铸百器，橐之利用大矣。若有容锥之隙，则抑之中虚，鼓之无风，而器不成。非橐之不足用也，气橐也。心不持足，则不能历险；气不弃橐，则不能成器，任天下之重亦然。气大则心定，心定则才足，固历险成功之道也。

宗孟

性具天地万物，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然必真见天地万物

在我性中，必真能以性合于天地万物，如元首手趾，皆如我所欲至。夫如是，乃谓之能尽性也。

《系辞》、《中庸》，广大精微，人而求之，虽有其方，难得其枢。性本在我，终日言性，而卒不识性之所在，于是求性者罔知所措矣。孟子则告之曰：“性非他，仁义礼智是也。”于是求性者乃有所据焉。

仁能济天下，以尧、舜为准；义能制天下，以汤、文为准；礼能范天下，以周公为准；智能周天下，以五圣人准。必若五圣人，而后四德乃全。

守隅而不能遍，具体而不能充，虽有前言往行，遵而行之，皆为袭取，终非我有，而卒不能全其德，于是为仁义礼智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则告之曰：“仁义礼智非他，人心是也。天下岂有无心之人哉！四德我所自有，非由外铄。”于是为仁义礼智者乃知所从焉。

心之为物，显而至隐，微而至大。圣人之于四德也，神化无穷；众人之于四德也，致远则泥。寂寂焉主静不动，屹屹焉屏欲如贼，外专而内纷，外纯而内杂，真伪莫辨，而卒不知心之所在，于是求心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则告之曰：“人生所同有者，良知也。孩提知爱亲，稍长知敬长。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人皆有是心也。推此四端以求四德，毋违，毋作，因其自然，具备无缺。”于是求心者乃知所从焉。

良知，在我者也，非若外物，求之不可得也。而不能致者，非不用力也，杂以嗜好，拘于礼义，虽为我所固有，如观景模形，明见其为良而卒不得有其良，于是致良知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则告之曰：“造道之方无他，贵其自得之也。父之所得，不可以为子之所得；师之所得，不可以为徒之得。疾病在己，饥渴在己，为治，为疗，宜饮，宜食，我自知之，未可专恃讲习也。”于是求致良知者乃知所从焉。

心体性德，既已自修；天地万物，何以并治？必措之政事而后达。昔者尧舜治天下，风之则动，教之则率，不赏而劝，不刑而革。后世风之而多顽，教之而多犯，赏之罚之而不以为惩劝，于是为政者又罔知所措矣。孟子则告之曰：“尧舜之治无他，耕耨是也，桑蚕

是也，鸡豚狗彘是也。百姓既足，不思犯乱，而后风教可施，赏罚可行。”于是求治者乃知所从焉。

学由自得，则得为真得；良知可致，本心乃见，仁义礼智俱为实功。直探性体，总摄外无，更无疑误。措之于天下，人我无隔，如处一室，各遂其恶欲矣。夫阴阳顺逆，人气所感。百姓既安，沴戾消释，则地无山崩水溢之变，天无恒暘恒雨之灾。万物繁育，咸得其生，皆心之所贯，非异事也。

尧舜以来，传道皆以传心。人莫不知焉，人莫不言焉，而道卒不得明者，何也？以其虽知心而学之不一，求之不专，如天象全见而未执其枢也。陆子静读《孟子》而自得，立其大而小大能夺；阳明子专致良知，而定乱处谗，无所不达。二子者，皆能执其枢者也。学问之道，必得所从入之门；若不得从入之门，误由外人，不由内出。圣人之道，广矣，大矣。失其本心，徒睹其形象，如泛大海不见涯涘，其如己之性何哉！其如人之性何哉！其如万物何哉！其如天地何哉！

法 王

阳明子有圣人之学，有圣人之才，自孟子而后，无能及之者。

仲尼之教，大端在忠恕。即心为忠，即心为恕，即人可恕，易知易能者也，无智无愚，皆可举趾而从之。然易实不易。盖世降日下，古之风也淳，今之风也薄；古之习也浅，今之习也深。是故古人之心，如镜蒙尘；今人之心，如珠投海。本心既亡，客心篡入而为之主。嗜欲内胶，人已外隔。以是心求忠恕，犹登山网鱼，入水罗雀也。求忠恕非即心乎？然而有间。忠恕为用，心为质，无质何用！古人心在，故求忠而忠，求恕而恕。今人心亡，故求忠而非忠，求恕而非恕。诸儒之言，皆各有得。然使闻其言者，以既亡之心求合其言，始而误焉，以影为形；转而既焉，以假为真。如以石为玉，雕琢之工，虽巧虽勤，终为恶器，非质故也。

阳明子以死力格外物，久而不得，乃不求于外，反求于心。一

朝有省，会众圣人之学，宗孟子之言，而执良知以为枢。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非教之爱亲而然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者，非督之敬兄而然也，天下之孩提皆同也。充爱亲之心而仁无不周，充敬兄之心而义无不宜，则前后之圣人不外是矣。是良知者，乃江汉之源，非积潦之水，岂有竭焉而不达于海者哉！

天之生人，有形即有心。有耳必听，有目必视，有鼻必闻，有口必尝，有手必持，有足必行。听者心听之，视者心视之，闻者心闻之，尝者心尝之，持者心持之，行者心行之。形全而无缺，则知心全而无缺。尧舜无缺，我亦无缺。是故虽夫妇之愚，是非自见，必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善恶自见，必不以善为恶，以恶为善。心知其是，乃背是而甘于非；心知其善，乃背善而从于恶。是岂心之本然哉？利欲蔽之也。泥、羿篡国，义心自在；盗跖杀人，仁心自在；卯酉昼晦，日光自在。自良知之说出，使天下之蒙昧其心者，于是求之。如旅夜行，目无所见，不辨东西；鸡再号，顾望一方，微有爽色，而知日之出于是也。爽色者，日之见端也；良知者，心之见端也。执此致之，直而无曲，显而无隐，如行九轨之途，更无他岐。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人皆可以明心也。仲尼以忠恕立教，如辟茅成路；阳明子以良知铺教，如引迷就路。若仲尼复起，必不易阳明子之言矣。此真圣人之学也。

才成于学。三代以后，多过人之才，皆其生质，不由学问。更事多而识见敏，亦可以定乱，亦可以安邦。其中亦有好学者，但能法言矩行，得圣人之皮毛，心体未彻；如秉烛不能远照，如汲井不能广润。故其所为，或壹于刚，或壹于柔，或长于此而短于彼，工及于五而遗于十，虽或小康，终非善治。此周公之后所以无相也。

阳明子专致良知，一以贯之，明如日月，涉险履危，四通八辟而无碍也。其见于行事者，使人各当其才，虑事各得其宜，处患难而能全其用，遇小人而不失其正，委蛇自遂，卒保其功。迹其所为，大类周公。明之有天下也，亦可慨矣！为君者非悍则昏，为臣者非迂则党。倾险之智，接踵于朝；奄人之专，滔天无忌。惜阳明子之不为相也！若得为相，人主信任之专，如成王之待周公，必能启君之

昏，化君之悍，散党驱邪，不张皇而潜消，而天下大治矣。此诚圣人之才也。

虚 受

阳明子有圣人之学，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德，不可以不察也。谓其无圣人之德者何也？以其小仲尼而自擅为习兵也。

舜不及尧，禹不及舜，汤、武不及禹，尧、舜、禹、汤、武不及孔子。见于书也祥矣，见于孔、孟、子思之言也明矣。而阳明子则反之，曰：“尧舜为黄金万两，孔子为黄金九千两。”吾不知其何以衡之，而决其轻重如此也！若有人焉，独具神识，观于泰山，而谓泰山之土轻重于华山者几斤两；观于华山，而谓华山之土轻重于泰山者几斤两，人其信之乎？阳明子之衡尧、孔，若似于此。

兵者，国之大事。周公曰：“其克诘尔戎兵，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圣人未有不知兵者也。仲尼之所慎者战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曰“我战则克”。其谋讨陈恒也，能以鲁之弱小胜齐之强大。是故冉有曰：“我之用兵，学于仲尼。”且圣无不能，不习无不利也。而阳明子则曰：“对刀杀人之事，非身习不能，孔子谓军旅未学，亦非谦言。”是何言也，禽一区区小贼，遂以傲仲尼！谓得金九千两，是仲尼有未足矣；谓未习于兵，是仲尼有不能矣。以仲尼有未足，必有足之者；以仲尼有不能，必有能之者。其傲亦已甚矣，故曰“无圣人之德也”。

学问之通，贵能下人；能下人，孰不乐告之以善！池沼下，故一隅之水归之；江汉下，故一方之水归之；海下，故天下之水归之。自始学以至成圣，皆不外此。昔者郭善甫与其徒良善自楚之越，学于阳明子，途中争论不已，以其所争者质之阳明子。阳明子不答所争，而指所擅语之曰：“孟下，乃能盛馔；几下，乃能载孟；楼下，乃能载几；地下，乃能载楼。惟下乃大。”此为至善之言矣，何彼言之异于此言也！

傲者，人之恒疾；岂惟众人，圣贤亦惧不免。是故禹之戒舜曰：

“无若丹朱傲！”舜之为圣，尽善矣；禹之为圣，无间矣。以无间之圣人，进言于尽善之圣人，岂好直言之名而为是必不然之防哉？盖必有所深见焉。众人之傲，在可见之貌；圣贤之傲，在不见之微。意念之间，自足而见其足，过人而见其过人，是即傲矣。足而以为不足，过人而不以为不及人，是即傲矣。是故仲尼答鄙夫之问，而自以为空空无知；不为酒困，尤庸人之善事，而自以为未能。其心如是，是以受摄广大，造极无上，而与天地准也。仲尼且然，何况吾属！

吾属当何如？其为志也，必至于尧、孔而不少让；其为心也，视愚夫愚妇之一言一行，有我之所不及者。有而若无，进而若退，而后可以为学也。师友之言，必期以大者。然人心多傲，得寸为尺，得尺为丈。欲进于大，未见其大，先成其傲。有以圣人之言败德者矣，且有以圣人之言叛道者矣。权衡不精，其害甚大。

阳明子，吾之所愿学也，乃兢兢于斯者，恐不善择于其言，徒以长傲，以是自察焉尔。

知行

息关蔡子，其父忠襄公尝梦见阳明子而问道焉。息关因画为图，而以己侍侧，请唐子有以发而题之。乃题之曰：

凡求道者，患在道之无从；既知所从矣，患在身之不至。《诗》曰：“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溯而上之而道阻焉，不知所在也；溯而下之而宛在矣，知所在而未能即也。夫不惮身劳而上下往反，其求道可谓勤矣；而卒之望若见焉，而不能身至其人之侧者，是何也？未得所从之道也。斯人也，虽生于鲁衰之时，游于东鲁之邦，踵于孔氏之门，犹之乎身不离于戎狄也。《蒹葭》之言，吾所耻也。《书》曰：“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既见圣，则在圣人之侧，异于水中之隔矣。于斯时也，闻圣人之言，见圣人之行，如渠之导水，帆之遇风，无往不利，而若之何其不克由哉！其不克由者何也？未得所由之道也。斯人也，